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

Vertical text on the left edge, partially obscured by a blue border and red seals.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

中庸管窺

後學東嘉史



文云



缺字於大有補

中庸序其曰天命率性則道心也發明上  
命之正可見天命謂性率性謂道即是道心之謂其曰喜怒哀樂  
亦人心之謂輯釋亦引之

專以喜怒哀樂為人心竊恐未然愚謂喜怒哀樂原於性命之  
正者道心也發於形氣之私者人心也若只以喜怒哀樂為人  
心則道心又於何處見得饒氏曰喜怒哀樂之發患其過不患  
其不及蓋正謂指此人心而言也發明之說殆亦有所本矣饒  
說於後辨之

中庸一書章句以首章自為一節次十章說中庸次九章說費隱  
人次十二章說天道人道末章明首章而極言之輯講變其節次

備  
八  
章  
說  
費  
隱  
哀  
公  
問  
政  
以下  
八  
章  
說  
誠  
太  
哉  
聖  
人  
之  
道  
以下  
六  
章  
說  
大  
德  
小  
德  
末  
章  
復  
釋  
首  
章  
之  
意  
輯  
釋  
與  
發  
明  
備  
引  
其  
六  
節  
之  
分  
於  
各  
節  
之  
下  
通  
則  
割  
為  
已  
意

分為六大節首章說中和自君子中庸以下十章說道教費隱以下八章說費隱哀公問政以下八章說誠太哉聖人之道以下六章說大德小德末章復釋首章之意 輯釋 與發明備引其六節之分於各節之下通則割為已意

按章句三十三章饒氏析哀公問政章自天下之達道五以下又為一章凡三十四章其間多有與章句背處今標出辨其得失如左

今鈔饒氏輯講同異節次

一以哀公問政以下至純亦不已作八章是一節曰此是第四節說誠

按此處章句只七章以哀公問政章終十一章之意自誠明以下至至誠經綸章皆說天道人道饒氏則分哀公問政章為二

章屬下節故曰八章其得失已於

上篇居下位不獲乎

上章辨之此不再述

二謂程子曰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末復合於一理且是大綱說要之中閒卻是兩次開闔自中和而費隱是放開說自費隱而誠是收斂說自誠而至道至德又是放開自至德至道而無聲無臭又是斂之以至於極

始言一理指天命之性言也中散萬事指中庸天道人道費隱之類而言也末復合為一理指無聲無臭之天言也誠是天道誠之者是人道恐亦不過只是以聖人學者之事對言程子以為中散為萬事事便與始之所言末之所合專指理言者不同以為誠是一次闔抑子思程子之意乎

三謂次章以下十章是專說道與教道以中庸為主而氣質有

此中依一板

依板

此三行依一板

此中依板

此三行依一板

過不及其教在擇守矯

至此始言氣與教在矯與章句異當於各章辨之

四以費隱以下八章為一節以哀公問政章屬下節

此與朱子以哀公問政章為終十二章不同如朱子說則論費隱者九章有起有結如雙峰說則似乎欠結果費隱之義者未知如何

五以大哉聖人之道以下六章為一節是說至道至德與朱子不朱子以自誠明以下十二章皆論天道人道已為至當雙峰只因欲分前五章為屬仁知勇至此議論已盡故只得分為一節別起議論觀其於三十二章變天道人道之分為賢希聖聖希天之事則可見章句之本無可議矣當於彼章辨之但自此已後天道人道之分以三章相間與前一章間一

論天道人道不妨自有較落雙

疏析

以下依一板

二可疏析

以下依一板

章者次序微異則雖均之為論天道人道不妨自有<sup>較</sup>落雙峰此分視前後分節不同處猶為彼善於此未知然否當於第二十六章之末詳之

六言此一節說至道至德其教在道問學此是反身而誠以後事此與朱子以尊德性道問學為存心致知之說不同其誤起於存心為力行之見而反身而誠以後事之說與朱子入德之方者亦不同其誤起於以此篇自誠者天之道以後皆以先仁後知為序之見皆當於彼章辨之

七謂中庸是傳道之書如首章一則曰君子二則曰君子蓋戒懼慎獨亦成德之事非初學所易到

按大學言慎獨亦一則君子二則君子豈亦非初學所易到邪雙峰於論語灑掃應對章論程子只在謹獨之言亦以為

以中世原

按管窺全部皆引他

人說語材巧而己徑徑

低一相印外論必以是何種

打牛者造其例可以其文

以改全新一例律

灑掃應對者未能慎獨誤正如此已於彼章辨之且如此處  
所說則學之士不睹不聞之時亦不能戒懼已所獨知之處  
又不能謹慎正恐不戒不慎習與性成自幼至長終無已為  
道德之基矣又何由造於成德之域哉少成若天性古人之  
教禁於未發之謂豫殆不如此况卒章自下學為已謹獨之  
事推之以馴致乎不顯篤恭之妙不知為已謹獨而後德可  
成乎抑亦已成德而後能慎獨戒懼乎學者豈宜無見於此  
饒氏輯講改章句為釋義

按釋義與章句全背今標出其所改之意辨之凡云其意蓋  
曰者以下皆是饒氏自言其與章句同異處如此

第一章天命之謂性章句云云健順五常之德釋義去之其意  
蓋曰雖云人物同得其理以為健順五常之德而下文卻有

以本章方言性而未及氣質欲除



氣稟或異之語以救之今以本章方言性而未及氣質欲除下文氣質之語則此語不容獨留

雙峰力謂首章未論氣質似矣但若不因氣質有異則只率性而已又何事於教乎教豈非為不能自盡其性者設邪同具此性而有能有不能焉者謂不由於氣質之異不可也况既曰性則必備健順五常方可謂之物物各具一太極然而人物有不同者非性之異氣稟之不能不異爾若曰本章方言性未及氣質則是性之在人在物者自有不同故唯人則各具太極物不能然邪非愚所能及也

道章句日用事物之間釋義除去事物二字

按雙峰又自曰二字除亦可不除亦可如此則不除不失為明備除之不免於遺闕孰若不除之愈也

脩道章句修品節之也聖人因人物所當行者而品節之以為法於天下則謂之教釋義改云脩裁制之也聖人因人所當行者而裁制之以為品節使人由之以入道則謂之教其意蓋曰如人有一段子本來渾然須是裁之以為衣而後人可服聖人因人所當行者而裁制之以為品節則人由之以入道是由人不識路寫个路程與他使他依這路程行去

輯釋亦引釋義之說大抵輯釋所引則通與發明皆引之

此因不說氣質有礙故不得不除去物字而如此改耳改品節為裁制則是道之當行者全出於人為豈率性之謂哉況既曰各有當行之路是就散殊處說了而又曰本來渾然須是裁制則又是就渾淪上說矣渾淪上可以言性不可以言道豈若只說品節之為順乎改法為品節其是非得失必有

總

能辨之者愚矣庸贅但既未說氣質則道是自有而人自由之如目視耳聽手持足行之順可矣何故有不識而待教者邪路程之喻恐未切當

脩道之謂教章句亦兼人物言釋義除去物字其意蓋謂下文觀之則教之為人而設可乎

性原於天道本於性教因乎道此三句揔括包造化聖人分上所成就所施為者而言下文方說由教而入者之事卻只就人說豈可因由教而入者之只是人遂併指聖人之教亦專為人而不及物乎設使教果不及物則獸蹄鳥跡交於中國聖人亦任其自然不必驅放之矣周公之驅虎豹屏象與穿牛鼻絡馬首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之類皆聖人出分而為之邪况至誠盡性又必兼盡人物之

性子思既自言於後章章句教必兼物宜矣雙峰尚何疑乎  
教章句若禮樂刑政之屬是也釋義改為五典三物小學大學  
之法其意蓋謂刑政屬政而非教禮樂二字屬教而包括不盡  
此只因看得教字偏了看得禮樂字小了故如此見爾省得  
字偏了故以政為非教上文說脩道之教不兼物說其病根  
正在此看得禮樂字小了故以為該教不盡而舉五典三物  
小學大學以該之耳其實政教二字分言之則政是政教是  
教而不可偏廢專言教則政亦教爾不然中庸但言脩道之  
教而不及政豈子思之言猶有所未備邪况禮樂二字若以  
六藝之禮樂言之所該固有所未盡若專言禮樂二字則五  
典三物何莫非禮樂中所該邪周因殷殷因夏之禮三綱五  
常文質三統與凡制度文為皆是然則只禮之一字固已無

不該矣况又兼之以樂何該不盡之有四書通辨此極詳讀  
者考焉可也每節所辨皆以饒說居前他編居後者蓋以他  
編多有祖饒說而言者故也

率性謂道章句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發明此路  
字恐當改作理字輯釋亦引其說

此曰當行之路後道不可離處曰當行之理曰路曰理一字  
之變恐有深意未可以淺近之見輕改易也當於道不可離  
辨饒氏說併及之但文勢亦自不可易蓋上文釋命首曰命  
猶令也則卒以猶命令也應之故此處釋道字首曰道猶路  
也則卒以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應之改之則不相應矣  
况當行已含理意豈有非理而可以為當行者哉然則正不  
當改也

庸

教章句若禮樂則刑政之屬是也發明愚謂禮樂政是中和之教

章首性道教三字兼人物說至戒懼謹獨致中和處方專為學者設今以禮樂為中和之教則撓出下文之意而教不可以兼物矣蓋禮樂雖可以包中和而中和卻該教字不盡故也

發明采饒氏說中庸要處不專在首章又采三山陳氏說此章蓋中之綱領此三句又一章之綱領也

按陳氏已是饒氏正與相反蓋為病章句一篇之體要之言而發乃變亂章句之萌也發明兼采而不折其衷何邪

章句結性道教之義二本不同發明力主祝氏所傳本以為朱子晚年所改定視舊本淺深疎密大有閒矣諸編多存舊本唯

謂語當作

不

輯釋從發明主祝本

按發明所考當矣但言其淺深疎密有間而不言其所以有  
間為如何愚謂明其引而不發之意以俟知者蓋舊本人之  
所以為人以下二句每句自謂一義而未見其貫通之妙直  
至無一本本於天而備於我其義方始貫耳下文自學者知  
之以後不過只是稱贊子思勸勉學者之言而不復再有所  
以發明於經旨矣祝本自人知己之有性以下六句句義  
理貫通已含舊本所謂無一本本於天之意况下文所引董子  
道之大原出於天之言又有包括無餘之妙殆非舊本所可  
及也合而較之淺深疎密之間豈難知哉不知識者以為然  
否

率性章句率循也通謂章句本古註率循也論語足蹈蹈如有

循循謂足不離地此訓循謂道不離性離性卽非道

道不離性之言似切而實疎蓋足不離地則足為一物地為一物不離則以二物相依而不使離耳本非一物之謂也若道之與性則非道是一物性是一物 相依而不離也特性之流行卽為道率之為循特曰順其自然流行之勢而非人為之使然耳以足不離地為喻似非所以言性道反若率字出於人為適足以滋人之惑愚故謂其言似切而實疎也天命之謂性章句舊本結句曰人之所以為人通謂聖道教章句雖兼人物而言末則不曰性之所以為性乃曰人之所以為人殊有深意蓋天具於人人卽天也如之何可自棄其天而失其所以為人哉 又引王氏曰章句以人字換性字極有力章句以人換性而不言其故是固引而不發通與王氏又但



言殊有意極有力而不言其所以換之之故豈亦引而不發  
邪竊意章句上文所以訓釋性道教之文義者詳盡無餘蘊  
矣至此欲說歸學者身上來故以人字易性字此人字正與  
下文學者字相應性雖人物之所同其道雖人物之所共由  
教雖聖人通為人物而設然能自致於學以求盡其性者唯  
人耳若不以人易性則性既為人物之所同具而下文乃曰  
無一不本於天而備於我此所謂我將指人而言邪將指物  
而言邪抑通指人物而言邪又曰學者知之所謂學者即指  
上文所謂我所謂人耳若不以人易性則似乎學者亦兼人  
物而言矣愚故曰欲說歸學者身上來故以人易性也然此  
特舊本耳今觀定本人知己之有性以下六句特以人字冠  
於其首尤可見章句自此以下專為人設之意矣不知識者

以為然否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章句道者日用事物當行之理釋義改  
曰道者率性之謂其意蓋謂一則欲人見與上文道字無二義  
一則日用事物當然之理只說得用而於道體該不得今則說  
率性之謂則體用皆在其中

愚意率性之謂卻只說得用而該不得體性固是體既曰率  
性則只是道之用蓋性即理也方其未發唯有此理渾然在  
中而已未可以率言也至於已發然後循其性之自然莫不  
各有當行之路乃可以率言爾謂率性可以兼體用不知經  
文率性之謂道亦可以為兼用言否必有能辨之者愚竊庸  
贅但朱子於上節曰當行之路此曰當行之理改路為理恐  
正是用意深處蓋道之本體方其渾然在中之時只有此理

而已未可以路言也路則已發而各有所適可以言用不可  
以言體理則根於性而散於事無閒乎已發未發可兼該乎  
體用矣或疑既曰當行則只可以言用者愚謂當行固是用  
當行之理則不偏於用也理卽性之所具當行之理獨非此  
性之理乎亦猶言愛之理愛固是情是用其理非性非體乎  
卽此推之則當行固是用當行之理非其用之本體而何哉  
發明欲改前章章句路字為理字豈亦未知朱子之微意耶  
章句無物不有無時不然釋義改為隨其動靜莫不有道只是  
無時不然之一句意其意蓋謂不可須臾離只是無時不然底  
意思到費隱章鳶飛魚躍方是無物不可意思章句此一句是  
攙先說了

此條通者之辨已詳但章句之所謂物是該君臣父子耳目

四肢與凡飛潛動植之類而言考於或問可見雙峰則但以飛潛動植為物而不知人倫身心之無非物而又至於切要也愚切以為唯其無物不有所以無時不然若但說無時不然則道卻是懸空常如此無着落物事須臾二字不在如此泥而後可通也

饒氏謂不睹不聞與獨睹獨聞皆是指裏面的說若以為睹聞於外則與自家何干涉

此蓋只指意之萌為睹言之微為聞此二句亦雙峰自說故如此說耳竊意此須兼內外說方備且如非禮勿視聽亦何嘗不是睹聞於外者蓋或只是自動於中或因接於外而中乃動皆睹聞也其泛然過乎耳目而中不為動者固與已不相干不必以之而戒懼若接於耳目而後中乃動者又豈可

謂其在外不相干而不致其戒慎乎以此觀之睹聞專指內  
說又孰若兼內外之為備乎或疑睹聞說裏於獨尤見若  
外面則人所同睹同聞何以言獨為此說者是求之太深知  
大庭廣衆之有獨而不知暗室屋漏之乃所以為獨也若暗  
室屋漏之中耳目有所應接亦以為人皆睹聞可乎况雖在  
眾中雖同過乎耳目而我心獨為之動亦不害其為接於外  
而獨睹獨聞也或又疑睹聞與視聽為證恐未為切當愚謂  
泛然過乎耳目與已不相干如前所辨者固不必論視之以  
目聽之以耳者亦不可但謂之睹聞其有接乎耳目而方起  
欲視欲聽之心者卽此欲之心便是睹聞之干於己又未可  
便屬之視聽者奈何遽欲以此欲視聽之心卽是已聽已視  
之事而以為不可但謂之睹聞乎如勿視勿聽亦是耳目

方接而禁止使不視聽之耳若已視聽而後禁止又何及哉  
饒氏謂恐懼較之戒慎尤重意雖已萌猶未見於事尚可着救  
言一出口則駟不及舌矣故尤當加畏

睹聞須就耳目上說而皆根於意方備今但以睹屬之意而  
聞與意不相干則偏矣經言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初無輕重  
之異雙峰一以配之意與言便於其中分輕重要之若就耳  
目所接上說又何嘗有輕重更以四勿之旨參之則重莫重  
於目之所接而謂睹輕於聞可乎此皆由專以睹聞為在內  
者之所致耳

章句曰是以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釋義改  
為是以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當事物既往思慮未萌目無所  
視耳無所聞暫焉之頃亦不敢忘

其意蓋謂事物既往是指前面底說思慮未萌是指後面底說不睹不聞正在此二者之間看上文道不可須臾離則此不睹不聞在事物既往之後看下文喜怒哀樂未發則此不睹不聞在思慮未萌之前緊要又在暫焉之頃四字於此見須臾之意又章句忽字不若忘字道不可須臾離只是常不可離須臾正是常之處不可須臾離則無時可離之意可見矣經文正意不可須臾離雖就道體上說以見無物不有無時不然之意然觸類而長則動靜皆不須臾離者亦自可見靜時固不可須臾離故君子必當戒懼動時亦不可須臾離故君子尤當慎獨觀章句所以釋二節之旨可見雙峰強說不睹不聞為須臾以不睹不聞為前事既往之後後事未至之前仍以暫焉之頃牽合上文須臾之旨但上文道不可

須臾離只是言其無時可離而已何以因此見不睹不聞在  
事物既往之後下文喜怒哀樂未發既隔慎獨一節又何因  
**而**見不睹不聞在思慮未萌之前雙峰謂着此二句方說得  
上下文意貫串愚謂其上句不可貫上文固不待論雙峰以須臾為  
不睹不聞暫焉之頃故如此說其實穿鑿附會若欲以下句貫串下文未發之意則  
除非刪了經文慎獨一節方可說合又聖賢論道有但言其  
體而用無不該者有但言用而體無不存者有以體用對待  
言而各極其旨趣者必各隨其所指釋之意乃可得如此二  
節正是以體用對待言之者體則但言其本然者如此初不  
計其時之多少久近何如也唯雙峰先立靜時少動時多一  
見主之遂謂靜時只有暫焉之頃殊不思此節方就道體上  
論則道之本體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可以言常不可言暫豈



慎  
懼

可意其靜時之少遂以暫焉為訓乎靜縱可以暫言體亦可  
以暫言邪况天下之大古今之久人類之多中間豈無無事  
而靜得久者豈可皆以暫焉之靜律之聖賢立教畢竟以為  
人心有動不能無靜靜即道體所在體上工夫自合如此周  
匝則由教而入下工夫者暫靜亦得各動亦得皆只如此戒  
懼可也又何拘乎其曰忽字不若忘字者竊意忽字正與戒  
懼恐慎之意相反無以復如忘字縱好亦與戒慎不甚相應  
謂忽不若忘豈雙峰自忘戒懼之不可忽也邪要之以忘易  
忽亦起於暫焉一說而已

戒慎恐懼叢說故凡所主之思慮及接物時皆在戒懼限界裏  
如此看然後與不可須臾離一句意脉相接續

此蓋惑於雙峰謂章句以戒懼兼動靜而言故如此說愚但

於輯講辨之則叢說之是非自見矣

通謂不睹不聞四字正是釋須臾二字輯釋亦引通說

此卽饒氏意而通取之為已說也愚已辨之於前矣但通此  
段是兼戒懼慎獨二節之意辭語甚多往往皆是蹈襲饒氏  
緒論又一篇之中如此類甚多亦有援引饒氏說而不察其  
與章句相背者尤多發明殆又過之輯釋亦不免有之愚則  
但辨饒說不及此三編者治其本塞其源也觀者其自考焉  
莫見乎隱止慎其獨也釋義改章句曰隱暗之地雖人所不睹  
微密之事雖人所不聞然其幾旣動則必將呈露於外而不可  
掩睹晰於中而不可欺是道固不可須臾離而其形見明顯尤  
莫有甚於此者其意蓋謂莫見乎隱莫顯乎微程子皆主理言  
呂游揚皆主心言章句迹雖未形幾則已動程子意也人雖不

知已獨知之呂游揚說也雖兼主二說仍把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作一滾說要之莫見乎隱主理言莫顯乎微主心言見字不可作著見乃形見之見此理雖隱將必形見於外一念方萌便自昭晰於中

按章句以二句作一滾說最精益迹雖未形幾則已動人雖不知已獨知之隱暗之處如此細微之事如此隱暗之地有此理則心必知之細微之事萌於心則必有此理固不可析而二之也况若隱暗之處專主理言而心無預焉則何以見其為已獨知細微之事專主心言而理無所預則何嘗已獨知之而終不呈露於外邪以此見得章句之意觀之亦不過皆即章句之意而隱括變置之耳合而觀之初無甚異而自說與章句異非愚所能及也唯以隱暗主睹微密主聞與改

著為形有不同耳竊意雙峰前節既以意萌為暗言出為聞  
此又以有此理主睹萌一念主聞亦無定說未知子思之意  
果何如也形之與著亦不多爭但以致曲章形著明之序推  
之則形淺而著深今既以顯為明則見不但形見而為著見  
又可知矣讀者詳之

饒氏謂章句以慎獨專為謹於方萌之時則其動察工夫有所  
不周魯則以為謹獨工夫濶不但是念慮初萌時雖應接事物  
顯顯處亦自有個獨

隱暗之處細微之事章句以為幾已動已獨知者所以言其  
莫見莫顯也以為迹未形人不知者以其猶隱猶微也必謹  
其獨章句以為過人欲於將萌者以人心易危一念不謹則  
私欲乘之而起也雖若皆就方動處說然方動則於隱微為

宜若其動之既久則迹必形而人皆見何隱微之有又何可以獨言哉蓋意動於中而迹形於外已自內知人自外知以中對外而言則中為幾而外為迹以意對事而言則意常先而事常後是以人應事之時念慮無時不萌而其萌必在所為之先所以自始至終迹形皆在幾動之後已知皆在人知之先也且如書一字必先起意而後下筆意亦不是一時起筆亦不是一時下必旋起意旋下筆而後字乃可成然意方起筆未下之時便是隱微所在意方起或幾已動而已獨知之筆未下故迹未形而人皆未知也於此時而謹之則筆正而字正矣其閒自一點一畫以至於成字自一字二字以至於成行成幅以至於連篇累牘莫非旋旋起意旋旋下筆之所為固非但是初焉一時起意至下筆之後意皆不復起也

以此推之則雖只以幾動為獨又何害其為貫事之始終無  
時不有方動之幾無時不在所當謹乎朱子說謹獨工夫又  
何減於雙峰之濶雖應時接物顯顯處亦何害其自有個獨  
謂章句於慎獨工夫有所不周殆未必然也况章句所謂過  
人欲將萌者不過以為念慮已動則人欲於此時而將萌不  
可不先有以遏止之耳初非即以欲萌為幾動也蓋幾自是  
當動欲自是不當萌雙峰唯認章句欲萌即為幾動之意故  
病其工夫之不周耳殊不思幾固無時不動然不可便以此  
為欲萌也但若欲遏人欲苟不於將萌之時用工待其既萌  
而遏又何及哉或者猶疑人之意是作事之始便起今以為  
念慮無時不萌則是一事之中有萬動也其意蓋謂唯動之  
初是幾已動已獨知既動則迹形而人皆知之何嘗不承始

馬所動之意乎愚謂此誤認立志為起意蓋人之應事志雖  
一時立定意則隨幾旋起幾動之幾指意而非指志也可不  
辨哉

饒氏謂上節章句云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  
觀常字亦字則戒懼不睹不聞為該動靜此節章句云君子既  
常戒懼而於此尤加謹焉觀既常尤加之意則謹獨為動之初  
然竊以上下文意求之所謂不睹不聞者即下文喜怒哀樂未  
發之時而獨則已發之戒懼不睹不聞是靜時工夫謹獨是動  
時工夫

竊嘗反覆章句之意乃知雙峰分動與靜之說卻是朱子本  
旨謂上節該動靜此節為動之初是章句意者卻是錯看了  
章句常字亦常與既常尤加四字之意而致誤耳愚又因此

字

歷考或問語錄之說見朱子於戒懼一節只說个理未嘗一  
言及事直至慎獨處方說着事蓋前節是就體上用工夫未說  
到應事處故但言理以該之爾論道之本體則無物不有無  
時不然聖賢於此固不能必其何時有事之可應何時無事  
之可應但常存此戒慎恐懼之心而已雖其時未有可應之  
事目無所睹耳無所聞亦不敢有一毫一息之忽則為有以  
存夫天理之本然者矣章句曰常曰亦之意只如此看則不  
必以為該動靜而後可以為常也只就體上說又豈可意其  
不能無動而謂之常哉後節是用處工夫用則已動而各當  
乎一事既有當應之事便與常時不同又當加一分謹慎不  
可謂體上已常戒懼動時只如此應將去便了方如此見便  
是不能謹獨無以過人欲於將萌矣蓋無事時既常戒懼則



有事時自合加謹非謂動之初加謹動之極不加謹也雙峰  
疑章句只加謹於動之初則動察工夫有所不周其誤蓋本  
於此於前段辨之知彼則知此矣然則章句既常尤加四字  
之意又豈但可施於動之初而不足以貫動之始終言乎以  
此觀之則應事方是動體上工夫未說到應事處未可以言  
動也又何必以該動靜為存天理乎朱子之意其不出此也  
必矣或疑體只說理用乃及事毋乃理自理而事自事乎曰  
天下無理外之事亦無事外之理故體則兼該乎眾理有是  
理必有是事但未有可應之事則不可撓說一事以實之耳  
用則各當乎一事有一事必有一理但應其事而無所失則  
其事之理得矣如此又安有理自理事自事之患乎

饒氏合意喜怒哀樂未發與致中和二節為一節其意蓋謂自

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至萬物育焉蓋因上文靜存動察之功推其體立用行之效也今以上四句自為一節以為道不離之意疑非本旨

此章前後五節皆是以本然之道理與當然之工夫相閒而言而二者之中又各以一體一用對待而發明之極為詳整第一節是總言以起之性是體道是用天理之本然者也教即脩道以復其性之謂人事之當然者也第二節第三節是由教而入以存天理遏人欲之事此是就體用上做工夫處第四節是以性情之德對言此又是申言本然之道理處以見道之體用自然而然故以見道之本不可離者如此雙峰以為疑非本旨何邪第五節是就性情之德上做工夫處又推其效驗而極言之此又是申言當然工夫與學問之極功

也若合而一之則但詳於本然道理與效驗之極致而並無一言申說做工夫處又豈為得其本旨哉雙峰只因欲與首章未說氣質與致是坐致之致意不相及故如此立異耳殆未必然

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下饒氏謂魯嘗謂眾人有性而無中人以爲怪眾人之心紛紛擾擾無頃刻停息何由有中

人心合有動靜亦猶人心必有此性一般若以眾人之心紛紛擾爲無中則眾人汨於氣習而性鑿者亦豈可遂謂其無性也邪况天下之大古今之久人類之眾其閒豈無不紛擾而有安息者邪何可據一己之見而盡誣天下爲無人哉眾人  
有性而無中子思所不敢言程朱所未嘗道而雙峰昌言然  
之亦安得怪人之以爲怪也哉要之此亦起於以不睹不聞

為暫焉之頃所見也

饒氏謂中節之節有限止之義喜怒哀樂之發患其過不患其不及故以節言之輯釋亦引此說

此恐亦言之太快謂之中節便如的一般過者固不可中不及者尤未易中喜怒哀樂出於人欲者固有過而難得不及出於天理雖亦有過而反易至於不及何則且如有一善人在此喜之者能有幾人能十分喜者又有幾人見惡而怒聞道而樂何莫不難至於過易至於不及邪又如三年之喪聖人為之中制以節其哀戚之心使賢者俯就而不敢過不肖者企及而不敢不及也然而世之俯就者不一二企而及者常千百亦有不能企及者焉烏在其為喜怒哀樂不患其不及邪

饒氏謂情無乖戾謂之和今章句曰應物之處無少差繆則是事之無過不及而得中之謂似亦非所以言和

情不徒發必有所應之事經文是但言其情之發章句是併推其情所為發以示人不然天下豈有無可喜之事而徒喜無可怒之事而徒怒無可哀可樂之事而徒哀樂者邪使果無其事而喜怒哀樂之情自發其不如大學所謂有所忿懣好樂則不得其正者幾希如是而可謂無乖戾之和者吾不信也

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章句以致中和之致為推而極之釋義改為如可坐而致之致謂功深力到而自有以使之然也其意蓋謂這個著力不得人但當於不睹不聞處戒懼於獨處加謹到得工夫純熟則自然中自然和

此  
文  
若  
必  
三  
易  
方  
順

此已畧於前段辨其合二節為一節處及之辨此二節前是說本然之理如何更不說工夫而但極言其效驗也邪且坐致之致是我無所為但坐而致彼之來此處是學者做到聖人地位不知亦可以自無所為但坐而致彼聖人之地位自來否若曰中和是人心本然純粹之德則生來便當如此又何待於戒懼謹獨純熟而後然邪又豈必坐致而後至邪若曰戒懼慎獨是工夫致是著力只是坐而致不得坐而致至之處如此則須今日做戒懼慎獨工夫明日到只坐而致之著力不得邪將一邊做工夫一邊坐致邪若做工夫時便是坐致時則著力不得又當屬之何時况既無不做工夫時又安有時節可得而坐致邪皆所未喻况中庸中不獨此處言致字如致曲致廣大之致皆是推極之義何獨致中和之致不得為推極

也邪非愚所敢知也

饒氏謂致中和而能使天地位萬物育者是有此理也譬如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使其湯文之有七十里百里則其朝諸侯有天下也必矣顏子居陋巷何緣使天下歸之然同門之心悅誠服萬世之下皆崇仰之非天下歸仁而何輯釋亦引此歸仁之歸只是天下皆以仁稱之今雙峰以為歸往之歸悞矣考之集註語錄可見

章句取楊氏之說以首章為一篇之體要故於下十章云釋首章之義於費隱章云申明首章道不可離之意饒氏皆不用其說其意蓋謂首章言中和下十章言自中庸首章言戒懼慎獨下十章自言擇守矯皆非釋首章之義首章言道不可須臾離對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而言既不專重在道不可離一句况費

隱章自承上十章中庸等語而發亦非專申言首章之意

首章言中和後十章自言中庸首章言戒懼慎獨後十章自言擇守矯以此為後十章非釋首章之證竊恐未然此只因以首章為未說氣質故如此見爾其詳於第二章之下辨變和言庸處及之姑舉一端於此以見其概夫戒懼慎獨是存養省察之事擇中庸守中庸是致知力行之功非存心無以致知非省察無以力行程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謂首章言戒懼後十章自言擇中庸非釋首章之意者未察程子之旨者也大學第六章為誠身之本工夫全在慎獨謂首章言慎獨後十章自言守中庸非釋首章之意者不詳大學之言者也則其說之非是明矣至謂首章不專重在道不可離一句以其對隱微二句而言者尤為未當雙峰亦嘗自



言性道教三者道字重所以下文便說道也者則非不知道之為重者特以說須臾二字為不睹不聞所以看得不可離之意狹了故如此見爾其實道不可離之道雖便是上文率性之道然上文對性而言則道只是用此章專提道之一字起說則道字自兼體用了故以上文言之則天命之性卽此道之體率性之道卽此道之用以下文言之則大本之中卽此道之體達道之和卽此道之用也就此二節言之則戒懼所以存養此道之體慎獨所以省察此道之用也唯道之體用無不該貫如此此所以不可須臾離也天下初無二道後章君子之道費而隱何嘗不便是首章不可離之道費者用之廣隱者體之微此所謂體何嘗不便是首章天命之性大本之中與夫戒懼致中所全之體此所謂用又何嘗不便是

率性之道達道之和與夫慎獨致和所推之用乎至於近自  
夫婦居室之間遠而至於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無往而非  
斯道之用而其所以然者亦無往而非斯道之體然則道之  
不可離者於此尤為易見朱子之言豈不深切著明雙峰只  
因謂首章未說氣質而後章有愚不肖聖人之不同難以遷  
就故如此離析之耳至曰道不可離自對莫見莫顯而言不  
專重在道不可離一句則此二節雖相對而言然道不可離  
一句又是大總腦處唯其道不可須臾離故靜時不可無存  
養之工動時尤不可無省察之工也朱子皆以不使言之其  
旨深矣此二節文勢正如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  
人處相似皆是四句分作兩截則兩截自相對總說則以起  
首一句為總腦者知彼則知此矣然則謂道不可離對莫見

侯

莫顯二句重言不在此一句者不詳文勢者也謂費隱章不申明道不可離意者不察道無二道者也姑候知者為折衷焉

饒氏改章句釋中和之義曰喜與怒對哀與樂對四者各偏於一其未發也則性本渾然四無偏倚故謂之中發皆中節情之得其正者也一無乖戾故謂之和其意蓋謂四件如東西南北相似方其未發只在中閒故謂之中及其既發必件件中節方可謂之和下個四字見得於四者無所係著下個一字又見得皆字分曉

此雖與章句無大背馳然不若章句之渾融無不包也何則人之性只有仁義禮智四者人之情卻不止於此四者子思亦舉其概以示人爾自喜怒哀樂之外若懼若恐若愛若惡

若畏若驚若憂患若好樂皆人之情也若曰但於喜怒哀樂  
四無偏倚而於餘者或有偏倚奈何但於喜怒哀樂一無乖  
戾而於餘者或有乖戾奈何經文章句但舉其槩言之則餘  
皆可通雙峰必限之以於喜怒哀樂四無偏倚必拘之於喜  
怒哀樂四者之中一無乖戾雖若親切不可移易而不知以  
類而推則不可通其餘矣不知識者以為然否

饒氏謂章句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  
氣亦順是以中屬心和屬氣然中性也和情也性情皆統於心  
恐不可以中為心而不為心且曰天地之心待人而正亦似  
未安蓋中和皆屬心位育皆屬氣

朱子從天地萬物本吾一體上說來則曰心曰氣而一體無  
不舉矣朱子不以心正氣順為中和特曰能致中則在我之

心正能致和則在我之氣順心正則天君安泰卽一身之天地位也氣順則百體悅豫卽一身之萬物育也在我者如此則在外者亦如此感應之理自然而然可見一體之實況不曰萬物氣順而曰天地氣順可見不以氣順為和而和則氣順之意氣順便是萬物育了曰天地氣順則和是天地分上事氣順是萬物分上事矣推此則不以心正為中而中則心正之意可見況以一體之意而觀則人便是天地之心吾心正則天地之心亦吾之心耳豈謂吾心之外天地別有可正之心哉若曰天地之心待人而立是二心也二心非一體之意一體則不當有二心矣雙峰此疑不得朱子之意也但其曰中和皆屬心位育皆屬氣雖非章句本旨然亦無所謂精姑存之以俟知者

輯講問章句云極其中而天地位矣極其和而萬物育矣似太分裂饒氏曰是如此

疑其分裂朱子於或問中辨之已詳讀者考焉可也愚竊庸贅但雙峰釋義亦以天地萬物分而屬於中和今又費辭自辨而獨疑章句之分裂何哉抑又因此可以知朱子不以戒懼為兼動靜慎獨為動之初之意何則觀朱子於此且曰特據其效而推本其所以然則各有所自來而不可紊耳況於戒懼慎獨一體一用又為致中和用工之要中為未發方靜之時豈有兼動靜乃可為致中之理和為已發動時之事又豈有只慎於動之初而可以致和之理效驗不可不推其從來而不可紊工夫獨不可不分別其所從始而使之紊乎以此見得朱子只以一動一靜對說戒懼慎獨決無兼動靜與

動之初意讀者豈宜無見于此

章句脩道之教亦在其中輯釋引陳氏曰致中卽天命之性致和卽率性之道及天地位萬物育則脩道之教亦在其中

竊謂中和主道而言曰致則教在其中位育其極功耳

中和位育或問此萬化之本原一心之妙用聖神之能事學問之極功發明聖神能事究極之惟大聖能與於此學問極功降聖人一等而論之由教而入者果能盡致中和工夫則其學問之極功亦可庶幾乎此亦可以為賢人矣

孟子論聖神必本於善信曾謂學問極功之外他有所謂聖神之能事聖神能事猶非學問極功所可當乎發明蓋祖饒氏生知安行之聖與大而化之之聖不同之言以為說而不知子思朱子之意不如此也此一節承戒懼慎獨而推極之

章句曰此學問之極功聖神之能事初非有待於外而脩道之教亦在其中章句所言卽或問之意曾謂學問極功聖人能事有二致乎

第二章君子中庸章句曰中庸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也饒氏去其不偏不倚四字其意蓋謂下文擇守中庸等語觀之恐不是說未發底子思首章中和特推其所自來耳

按朱子嘗曰中庸之中本是說無過不及之中大旨在時中上若推其本則自喜怒哀樂未發之中為而時中之中未發之中是體時中之中是用中字兼中和而言詳味此言則朱子兼不偏不倚釋中字之意可見殊不思擇守中庸固皆就用上說然若不從體上說來則天下豈有無體之用哉至謂



慎  
按疑  
情字

下又字誤衍

中和特推其所自來耳然則性慎果皆無預於事理邪豈于  
思虛設天命之性大本之中與夫戒懼致中之工夫於前至  
於行事之際則皆不原於道體無賴於存養之功邪又豈但  
空論性情之德存省之工於此始至於擇守中庸之時亦豈  
無所資於彼但就事理上擇而守之邪况后章論費隱論尊  
德性道問學皆合體用言之豈亦子思之自誤邪雙峰於一  
貫忠恕章則尤朱子欠說曾子有一直上工夫於灑掃應對  
章則病于夏泥事而不說理無以貫通之於此則又謂又未  
發無預於擇守意正相反皆是但知求朱子之疵而不自覺  
其彼此之皆病也多見其不知量耳姑述其槩於此其詳於  
此章之末論變和言庸處及十二章論前面許多說話都是  
說費處辨之

君子之中庸君子而時中輯講問章句云君子知其在我故能  
戒慎不睹恐懼不聞而無時不中竊意時中之中指已發者言  
戒懼不睹不聞只於未發上說得饒氏曰章句戒慎恐懼是兼  
動靜說然施於此章畢竟多了不睹不聞四字且無時不中亦  
非文意不若只言隨時取中要之章句自君子知其在我以下  
與本文之意不同

章句前釋中庸之中兼不偏不倚說故此處亦從戒懼不睹  
不聞處說起雙峰前既去其不睹不聞四字則於此亦不之  
從足矣又何必以戒懼慎獨為朱子意以自明即無時不中  
之意不若隨時取中似矣但朱子釋上文君子時中正意已  
曰又能隨時以處中也饒氏既不述上文正意又畧其中無  
定體隨時而在是乃平常之理三句但自君子知其在我以

妄

說起而謂自是一說可謂以文害辭以辭害意理有未明而不盡乎人言之意矣發明亦謂君子知其在我以下為又推其本而也知為重云云蓋亦本饒說而言輯釋亦引其無時不中亦非文意不若只言隨時處中之言蓋因亦不通看章句全文而唯此三句求其意之過也讀者詳之

章句隨時處中又曰故能戒慎不睹恐懼不聞而無時不中叢說謂章句上既曰隨時處中是就應事處言其下卻曰戒慎恐懼而無時不中則是以存心言也時中正慎獨致和之事而章句之言如此其偶然有脫畧歟每下面肆欲行卻正就發處言

此是勦雙峰意而小變之以求章句之疵者也愚已辨饒說則不辨此矣但章句前釋中庸之義既曰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矣章末又曰中庸之中兼中和之義矣中間

二者  
同  
過情

不如此言則是戒懼皆無用之虛言而應事皆不以之為本矣無時不中自應上文中無定體隨時而在言之正是應事之時其所以必先言戒懼者以見非存心無以為應事之本也奈何以此為但言存心而非應事乎要之叢說只因誤認章句無時不中之中為在中之中故如此見爾讀者詳焉可也

章句曰變和言庸者游氏曰以性情言之則曰中和以德行言之則曰中庸是也然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輯講中和以性慎言人心本然純粹之德也中庸以事理言天下當然之則不可過亦不可不及者也雖此此理中而所指各異故致中和者則欲其戒懼慎獨以涵養乎性情踐中庸者則欲擇善固執以求合乎事理二者內外交養之道也輯釋亦引此說

中和與中庸存省與擇守雙峰謂其所指各異愚亦嘗辨之矣今請因其性情與事理所指各異之說而申明之庶乎可見如朱子之說則內外有交養之益如雙峰之言則判內外離心迹不得為交養矣蓋以性對理而言則性具於心而理散於事若有內外之分也然性即理也天下萬事萬物莫不有理而此性足以該之故曰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此性之所以無內外也性無內外故未發之前誠有存養之工則天理之本然者無所虧喪所以達之於用則無適而非天理之流行也以情對事而言則情發於心而事至乎外若有內外之分也然情未嘗無所感而徒發必因有可應之事非死灰其心者所可應必因喜怒哀樂之情發皆中節而後事始各得其宜故已發之後誠有省察之工則應事之際情

無不中其節而事亦無不當於理者矣由是觀之擇中庸而無省察之工則人欲必不可遏而所知為徒知矣謂存省與擇守所指不同可乎朱子以中庸之中兼中和之義則存省與之工皆有為擇守之本擇守之工皆有致存省之實此內外所以有交養之益也雙峰既謂性情與事理所指各異又析存省與擇守之工而二之則存省時未暇擇守擇守時妨於存省正如前論坐致與戒懼慎獨時有相妨者相似此則不唯內自內外自外而且至內外之交相為病矣尚安得其相養乎抑愚又嘗反覆雙峰之說而知其所以致此差失之故有二謂首章不及氣質下章乃言氣質者其一也說中和以為四無偏倚一無乖戾者其二也未及氣質之說愚已辨之詳矣四無偏倚一無乖戾之說愚亦嘗辨其畧也今請一并

與

申二者未盡之蘊以明之蓋子思之意所重在乎未發已發  
中節不中節而不在於喜怒哀樂之四者雙峰則限之以但  
於喜怒哀樂四無偏倚拘之以但於喜怒哀樂一無乖戾是  
所重之不在於未發已發中節不中節而在於喜怒哀樂之四  
者也殊不知人之情豈止於四子思特舉此四者以為凡例  
耳唯饒氏只以此四者發皆中節為和故謂性之所具情之  
所發皆無與於擇守之工遂以情性與事理判而為二而如  
此差失也且人性之目有仁義禮智四者之別姑以智仁兩  
端言之智之發為是非之心仁之發為惻隱之心是非惻隱  
之心非情乎非此心之用乎二者之心不察識擴充以盡其  
量又可得謂之中節之和乎於此可見情之發於性者不止  
於喜怒哀樂之四者矣及其達之事理之間則智主於知所

以擇中庸者實本於是仁主於行所以守中庸者實本於是  
謂性與事理所指各異可乎謂存養之工與擇守之事所指  
各異又可乎况擇中庸者在於窮理以致其知苟不能擴充  
其是非之心以分別乎事物之理則善惡邪正莫得而辨則  
理必不明雖欲擇乎中庸不可得而擇也守中庸者在於固  
執而力行苟不能擴充其惻隱之心以全其本心之德則心  
不能以無私事不能以當理雖欲守乎中庸不可得而守也  
謂性與事理所指各異可乎謂省察之工與擇守之事所指  
各異又可矣大抵析而言之則存養所以為致和之本致知  
即擇中庸之事省察所為力行之助力行即守中庸之工此  
已於首章之下辨楊氏之說處詳之此不再述合而言之則  
未發之性皆所以為擇守之本故不可無存養之工已發之

和



情皆所以為擇守之用故不可無省察之力此意即於上文辨之朱子謂下章皆釋首章之意殆謂是夫雙峰限於四者之情而不知子思之所重在於未發已發中節不中節而不在於喜怒哀樂之四者其差失安得不如是哉若夫聖人設教政為氣質不齊者設若曰首章未說氣質則性道人人之所同具但只循其性之自然則日用事物各有當行之路矣又何以脩道立教為哉戒懼所以存天理若未說氣質則性即理也本然全具不待存之而自不亡可也又何待戒懼而後存邪慎獨所以遏人欲若方說性而未及氣質則性命純乎義理之正何故有私欲可遏私欲若不從形氣上發則無所自來矣若曰人性上自有私欲當遏則是不知人性之無不善也知性無不善而猶以人欲為遏則是防之過也唯以

氣質為說則自然旨意貫穿無許多窒礙也更以發皆中節之意推之尤見其說之不通矣饒氏既曰中和言人心本然純粹之德矣則子思言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何不但曰既發謂之**和**而必更以**而**皆中節四字而言邪曰皆中節則見其亦有不能**不**中節者矣中節謂之**和**不中節則乖戾而不和者不假言矣既以**中和**為人心本然純粹之德則宜有中節而無不中節者矣今乃有不能皆中其節者焉謂不由乎氣質之不齊則吾不信也假如其說則除非刪去經文而皆中節四字乃可通耳饒氏唯如此說故又於第十一章之末詳辨首章與後章所指各異之意其間有曰性者渾然太極之全體無所偏駁故其未發也則為中已發也則為**和**果刪經文而皆中節四字為說蓋欲成就其未說氣質之說則不

得不然也但不知情之發還亦有不中節者否又不知中節不中節皆可以為和乎子思之意政恐未必如此也雙峰又謂首章是聖賢不犯乎底工夫但降聖人一等便有氣質之累只恁地平做不得所以下文又有擇守強矯之說信斯言也則唯堯舜性之之事乃無氣質之累乃可從事於首章工夫此外自湯武反之之事便不免有氣質之累則於首章工夫亦無預焉是則首章工夫子思專為生知安行者設學者由教而入者全不可企而及也然則存養省察之工降聖人一等皆無預焉不知有是理否雙峰見識如此安得不與章句柄鑿姑述其同異以俟明辨之

輯釋士毅按惟君子能因性情之自然而致中和是以能全德行之當然而踐中庸究其用工惟在在乎敬而已戒慎恐懼敬

也擇善固執非主敬者能之乎若小人則全無主敬之功宜其無忌憚而反中庸也饒氏以中和中庸二者分析而論故今又以二者融會而論之云

倪氏此等折衷含糊籠罩之說也蓋以其於朱子饒氏之說互有疑信故不敢決斷取舍之耳饒氏病根全在首章未說氣質後章乃說氣質乃性情事理所指各異存省擇守用工不同幾句上而倪氏並無一言斷置其是非則其於朱饒之孰是孰非未能了然於心目之間明矣吁陳定宇胡雲峰猶不免爾倪氏又何責焉

第三章饒氏謂中庸其至矣乎是說道民鮮能是以氣質言非以世教言謂民能此中庸之道從古少矣論語是說德子思是隱括來說道故去了之為德三字添一能字

此已於論語雍也篇之為德也章辨之此不再述

中庸其至矣乎章句過則失中不及則未至故惟中庸之德為至至發明此處釋中字只以無過不及之中言庸字已訓在前不復再出論語集註亦只言無過不及二處俱不言不偏不倚此處暗主饒氏而引證以顯章句之不然也饒氏辨之已詳知彼則知此矣庸訓在前不再出是已愚亦曰中字之訓在前本亦不再出但為欲顯至字之義故不得不如此說耳非再釋中而不及庸也論語本不言未發之中故但以無過不及及釋之不可引彼以証此也

第四章鮮能知味也叢說道不行知之過與不及道不明行之過與不及是固然也然下文乃結之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又是總於知蓋二者皆欠真知耳若真知理之極致則賢

者固無過知者亦必篤於行不徒知之而已矣發明云云彼為  
學之序知必在先此結語所以取譬於飲食知味蓋以知味喻  
知道能真知之則必求以行而後道之中庶幾其能明之且能  
行之輯釋引晏氏曰鮮能知味以喻不能知道道既不明安能  
行乎末專言知味以見明道為先惟不明故不行也

諸說皆不為無理不知果得子思意否竊意以章句推之恐  
未必如此也章句曰道不可離人自不察是以有過不及之  
弊者鮮能知味之喻也何嘗專主知言哉蓋此章自起首至  
不肖者不及也皆是正說此二句乃是譬喻說以結上文之  
意奈何以譬喻之說為正說乎若曰知味是真知之意則是  
上文飲食亦直指飲食言邪飲食既為譬喻之辭則知味之  
知又豈真為知道之知乎不過亦譬喻之辭耳初不可以此

知字為對行而言之知字也如此則人莫不飲食也是譬喻道不可離之意鮮能知味是人自不察是以有過不及之譬喻經中人字亦是但指飲食之人耳與章句人自不察之人不同章句人字卻是指知愚賢不肖者而言察字亦非貼經文知字言者不過是言知愚者不察在已所知之過不及賢不肖者不察在已所行之過不及而已鮮能知味大槩是譬喻知愚賢不肖所行無有不過不及者之意知字不必泥也不知識者以為然否

發明又引朱伸曰知者以為不必行則失於仁賢者以為不必知則失於知飲食不知味則失於勇愚不肖又不及於知仁勇所以民鮮能久矣發明又自於章下曰此章言知仁勇之失輯釋獨引通後面欲說知仁勇此章為此三者發端智者以道為

其味  
按二字當為  
飲食之誤

不足行不仁賢者以道為不足知不知愚不肖安於不及不能勉而進不勇也

三者互相祖述亦皆因上文並言不明不行下但以不知味承之故獨說從勇上去其味不知味如何是失於勇發明前既以為知必在先而此又如此說可見所主不定彼此皆未為得之也按此數章何嘗有勇意勇意直至白及可蹈處乃發以引起下章子路問強之意正不當於此攙說勇也

第五章叢說引金氏曰自第二章以來小人反中庸民鮮中庸賢知過中庸愚不肖不及中庸故至此總歎曰道其不行矣夫故自六章以後開示擇守中庸之方在知仁勇之三德

此雖章句所不言亦自有理可備一說

第九章饒氏曰此是引起下章說勇處章句義精仁熟似欠勇



字之意

通者辨此已詳然但辨得義精仁熟不賴勇之意而於此欠  
勇意之疑似猶未盡釋蓋章句此意只為中庸不可能設此  
章引起下章說勇意自在白刃可蹈一向上章句三者亦知  
仁勇之事此一勇字已起引起下章說之意矣讀者詳之

作此

是勇

第十章南方之強發明引三山陳氏曰南方之性既曰寬柔何  
強之有益守其氣質而不變是亦強也輯釋亦引之

以含忍之力勝人章句雖以明強之義者至矣守其氣質不  
變似非經註之旨且不但可施於南方也

衽金革章句衽席也金戈兵之屬革甲冑之屬通引倪氏曰衽  
衣衽也金鐵也革皮也聯鐵為鎧甲被之於身如衣衽然故曰  
衽輯亦引之

釋

以衽為席卽請衽何趾之意况兵戈甲冑二者不可相無以衽為衿固可通然金革皆以為甲不應身衣甲冑而手無可執之具也章句衽席之說又與古人枕戈之意相類何疑之有倪說刪之可也

強哉矯章句矯強貌詩矯矯虎臣是也饒氏謂此矯字當訓作矯揉之義言強哉其為矯揉也若以矯為強貌則當曰矯哉強又曰矯揉是用工處不應聖人只說強不說用工處發明備載饒氏此說而又自曰愚按矯揉之說出於呂叔或問以為未然今饒氏又拈起言之輯釋亦引此二說

按此四句是應抑而強歟而言雙峰謂聖人不應只說強何也且如章句說則以強為主而矯為贊其強之辭如饒氏則以矯為主而強為贊其矯之辭二意雖若皆通然子路則問

又  
疑反或  
攻字

反

強非問矯也雙峰但知又章句為高而不知求之經文以審其是不足道矣發明若以饒氏說為非則不當存存而不辨正愚所謂口雖非之心未嘗不是之者也於此見發明信朱子不如信饒氏之微意矣或問所辨不可不考

第十一章半途而廢章句半途而廢則力之不足也發明引饒氏曰冉有自謂說夫子之道自力不足正夫子所謂畫也

按論語集註力不足者欲進而不能畫者能進而不欲冉求以畫為力不足誤矣故夫子辨其非是夫子非以力不足為畫也今章句以力不足釋半途而廢之義正是倒用夫子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二句為訓宜若與畫意不同而雙峰乃如此言者蓋自遵道而行半途而廢者觀之雖是力之不足似未可遂指為畫自夫子吾弗能已之意觀之則力不足又只

是畫聖人亦人爾聖人於此不能已而學者乃以力不足中  
道而廢非畫而何

章句於此二節皆以知行強釋之於第三節則云知之盡仁之  
至不賴勇而裕如也饒氏以索隱為知之過而非知行怪為行  
之過而非仁半途而廢強之不足而非勇而依乎中庸為知能  
擇仁能守道世不見知為勇能不變

雙峰豈不以第一節索隱與行怪可見知與行意而不見勇  
意故但以為知行之過而不言強殊不知只就隱怪二字上  
看便可見強意若是不強於當知當行事尚不能盡力又何  
暇於隱怪處著力耶今乃能索隱而行怪非不當強而強何  
以及此况強只就知行上見知行之外何處懸空用得強雙  
峰亦知賢知知行之過過非不當強而強之意乎雙峰於前

也

板不全板指不字

第二節自謂會得章句之意卻又病其不得經文之意故如此改耳然章句之意實未易會經文之意實唯章句為得之耳何則夫遵道而行半途而廢如章句說既曰能擇乎善知足以及則似乎知之已到了但有力之不足行有不逮則似乎只是行上欠強者不應勇只強於行而知無預焉此雙峰所以疑也殊不知行二字未嘗不相因強則成就結果此知行而已曰遵道而行則能擇乎善矣又曰此其知雖足以及之經文此句只說行能遵道知意蓋於遵字上見此行因知而有始曰半途而廢則力之不足又曰行有不逮經文此句連上句意亦當帶知意說而章句卻全歸重於行者是又因其行之不至而所知亦為徒知假言矣則知又因行而無終也經文但言行而知意自寓章句則以知行互文見意以

括本全校  
括章句注

發經文引而不發之旨也豈非知行未嘗不相因之謂乎然  
知行所以有始無終如此者亦以其力不足而不能強耳故  
曰當強而不強者也若是能強則行之自無不力而所知亦  
不為徒知矣又豈非強特成就結果此知行而已之謂乎雙  
峰於前第三節以依乎中庸為能擇能守已見知仁之意則  
遁世不悔一語無著落處故只得以為勇能不變殊不思章  
句曰不為索隱行怪則依乎中庸而已此句隱然與上節遵  
道而行則能擇乎善矣之意相類皆是因其能行見其能知  
處此知行之始事因可為知仁矣殆文言所謂知至至之之  
意乎不能半途而廢而以遁世不見知而不悔此句分明與  
上節半途而廢則力之不足也之意相反亦是因其行可見  
其知處此知行之終事所以為知之盡仁之至也殆文言所

至之

謂至終

終之意乎知有不盡仁有不至如上節半途而廢

者則不能無賴於勇知盡矣仁至矣尚何賴於勇乎故曰不

賴勇而裕如章句此言蓋因上節吾弗能已矣之意而發上

節章句曰聖人於此非勉焉而不敢廢蓋至誠無息自有所

不能已耳此已含不賴勇而裕如之意矣故於此發之耳雙

峰蓋不知也愚嘗合而言之則首章是知行之過處過蓋由

於不當強而強者也次節是知行之有始無終處無終蓋由

其當強而不強也末節是知行之有始有終處有終則強不

足道矣故曰不賴勇而裕如也達此則經註之旨可識也或

疑章句知盡仁至之上有中庸之成德一句正是應經文依

乎中庸之意言之則知盡仁至亦是指依乎中庸而言耳曰

章句中庸二字雖應依乎中庸而言成德二字則已指遜世

不悔之意言矣依乎中庸固不可不謂之仁知若雖依乎中  
庸至於遁世不見知而猶不免於悔則亦與半途而廢者何  
異謂之成德可乎謂之知盡仁至又可乎以此見成德與知  
盡仁至皆指遁世不悔而言無疑矣或又疑上二節章句不  
當強而強當強而不強皆只就本節知行上見勇意則此節  
不賴勇而裕如亦只以為承知盡仁至意說下不必以為因  
上節吾不能已之意而發豈不免於侵過界分不如此之纏  
絆乎曰以辭而觀夫子於上二節但言知行不如他人之過  
不及而已於此知行之無過不及有始無終處又以不以自  
歸而歸之聖矣以實而論則上二節兩結句已豫及此節二  
句界分此節二句卻正是因上二節豫及界分而收拾之但  
其辭微婉 直致耳章句若不於此節明言之則常人之



索隱行怪卽是依乎中庸不能半途而廢之  
卽是遁世不悔哉然則不賴勇而裕如一句章句亦是於上  
節取所豫及界分之餘意以還補此節之正意耳何纏絆之  
有况亦有自反之身之以造聖域者則其知盡仁至卻正是  
因勉焉不敢廢乃能如此謂其亦不賴勇而裕如不可也唯  
夫子遁世不

至誠無息自有所不能已初非

勉焉而不敢廢者故其知之盡仁之至可以為不賴勇而裕  
如耳雙峰以為勇能不變不唯與聖人從容自然之意不類  
亦與夫子吾弗能已之言相背管見區區不知識者以為然  
否

發明不為索隱行怪而惟依乎中庸知之盡也遵道而行仁之  
至也弗能半途而廢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不待勇而自裕如也

知盡仁至不賴勇之配上段已詳之矣但遵道而行一句卽是依乎中庸之意皆知行之始事但有淺深之不同耳只當搭在半途而廢一俦上發明乃分章句不為索隱行怪云云而不悔也二句配知之盡與不賴勇而裕如之意卻牽上節遵道而行一句配仁至之意然則依乎中庸反淺於遵道而行邪三句皆不勝纏絆而此句尤甚殊不思此章三節章句皆以此字言之如此節此字亦是此節自有此意又何必牽上節一句以說此節之言也

輯釋於此章之末引饒氏說又詳言首章與後章所指各異處大抵只反覆說首章末說氣質後十章乃說氣質之意今撮其意之尤精而又易見者辨其一二其餘前所已辨者則更不再述其間有曰云云唯性無不善無不中也故但戒懼慎獨之功

此已於前此書後  
文例在另以疏一類

則可以致中和云云

此亦已於彼處辨之矣

**性者渾然**太極之本體無所偏駁故其未發則為**中已發則為**

**和**云云此已於第二章章下辨之矣

存養省察一毫矯揉之意不加而體立用行自然各臻其妙所謂必有事焉而勿正活潑潑地者也云云

存養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謂之無矯揉猶之可也省察所以遏人欲於將萌謂之皆自然則似有不可者也况

其有存省之工乃臻於妙便是使然而然如何皆以為自然得以此見得不說氣質終費回護而罅漏終不可掩竟何益哉雙峰唯所見如此故說尊德性而道問學之君子為先仁後智自誠而明之事費無限辭說而終於不合皆此類

按不存二字  
疑體  
認二字之誤

也且必有事焉而勿正活潑潑地者程子借此以明學者洞見道體之妙耳蓋洞見道體則自然知道之不可離矣若存省之工則是因道不可離故存天理遏人欲使不致離道矣固非但欲為此以見道也雖存省不至則體認不真則存省不力固非判然二事然戒懼慎獨則主存省而言程子此論則主體認而言亦不可不究其所主之異乃渾而言之也引彼証此似隔一膜然雙峰卻謂朱子或問之說少失程子之意而之所以自說則曰子思要人識此道又引觀川流而說謹獨之意為證則是正如孟子本文意當以集義為事而不可預期其效為不自然則可若付之自然而不以集義為事是即忘其所有事矣而可乎若又以集義為自然下工夫為正助而不自然則學者兩無所據天下豈有集義而不下工

夫者哉亦終歸於忘其所有事而已政恐以此為自然而可  
以生氣可以致中和天下無此理也

第十二章輯講問章句云然其理之所以然則隱而莫之見也  
則似乎費外別有个隱要之鳶魚飛躍則道體昭著又豈終隱  
而不可見也所以先生於鳶魚飛躍之下只云以此證用之費  
而隱之體在其中說得大殺分曉饒氏曰章句所以然十三字  
已是 但於翰旋之語更少圓耳蓋章句不合謂章內兼說  
費而不及隱所以如此下語又曰此章前面說費未見得隱及  
引鳶魚來証方見

按或問有曰隱之為言正以非言語指陳之可及耳故獨舉  
費而隱常默具乎其中若於費外別有隱之可言則已不得  
為隱 詳味此意則問者所謂似乎費外別有个隱之疑此人

不識所以然三字之旨者所以然是太極之本體太極  
不離乎陰陽之太極耳不雜者即不離者之所以然初非有  
二致也但所以然者則無聲無臭故隱而不可見爾章句以  
為不可見正以其無形像之可指陳雖鳶魚之飛躍亦但其  
飛其躍可見其所以飛躍則唯可心悟而已又何嘗果有形  
像之可指陳哉然則問者之所謂豈終不可見饒氏之所謂  
可見果能見有形像之何如否乎蓋朱子之所謂不可見正  
是目無可睹之謂饒氏師弟子則直以可以意會而無可目  
接者為可見所主不同故如此悞耳又饒氏證用之費而體  
之所隱在其中之說何嘗不是朱子意問者是其師說而疑  
朱子蓋亦逢雙峰平日好求加於朱子之意耳雙峰卻又謂  
章句章內不合說費而不及隱然則便以鳶飛魚躍為隱可

乎其不顧文義專務立異亦已甚矣

鳶飛魚躍發明理無形體於有形體之物上得見無形體之理此察字實對隱字體之隱者於此物上昭著出來則隱不可見者察而可見矣而其所以然之妙則終非見聞所及雖察也而實隱也輯釋引之

發明蓋勦饒氏之意以刪潤之以為己有以求合於章句之旨者也既辨饒則不必辨此矣但其曰察對隱字隱者於此物上昭著出來者饒氏意也其曰而其所以然之妙則終非見聞所及者章句意也其曰雖察也而實隱也者推饒氏說以合於章句之旨者也然察之一字朱子是通指道之體用言以見隱在費中之意發明以為專對隱言此則終不可得而強合者也讀者詳之

按古今以此刪字  
字亦不字

夫婦之愚不肖能知行章句近自夫婦居室之間又曰可知可能者道中之一事發明姑舉其一事言如事親事長之類

口口意一事卽是夫婦居室之事章句明指事而言觀於或問亦以男女居室人道之常為說可見不必外引事親事長為證也或謂事親事長之極致處愚不肖固有所未盡其粗處雖愚不肖亦豈不能知之行之邪居室之正所謂苟或褻慢則天命不行者又豈愚不肖之夫婦所能盡哉其所知所能者不過男女情欲之私耳然則雖以事親事長為一事之誑不必以居室為拘可也愚則以為此處言知言能皆是真能知之行之者初非泛知泛能所可當也若以泛知泛能可以當之則聖人於道之全體又豈有不能如愚不肖之泛知泛能者邪事親事長之道正是下章君子之道四中



講

求乎子弟以事父兄未能之事章句以為聖人所不能者而謂愚不肖泛泛之知與能足以當之乎男女構精形交氣感雖若鄙褻不足道然真精妙合自是造化流行發育生生不窮之蘊奧以愚不肖之夫婦他無所知所能而獨知此能此蓋與鳶飛魚躍同一機緘故章句獨以此當所知所能之一事其意精矣初未說到褻慢處也

天地有憾章句如覆載生成之偏發明天覆而生物地載而成物以天無私覆地無私載而生物成物或有偏而不均者

按或問謂天能生覆而不能形載地能形載而不能生覆其覆載生成之偏似與發明不同

饒氏讀費隱章前面許多說話都是說費如此則似乎人力安排越外討來底不見得是命之性所以說君子之道費而隱畢

以用如此費

饒氏唯謂中和以性情言中庸以事理言性情之與事理所指各異中庸之中不兼中和之義只是時中故於此只得費辭以分疏之耳若只從朱子之意則此章前面說話皆自體上發出何至有似乎人力安排外討來者邪又况此章以後費之則以前諸章何獨費中不得為有隱直至此

乃補其缺邪通者一段議論極精雖不為辨饒說而設卻深可以破饒氏之今撮其大旨與此意有相關者於此其言曰中庸言道皆自率性之道說來費即率性之道隱即天命之性才說費隱便在其中才說率性之道天命之性即在其中非有二致也首章言天命之性率性之道自第二章以至十章無非承性之道亦無非因其天命之性也詳此則朱子

之意可明雙峰之悞可釋矣愚奚庸贅

饒氏謂云云知道之用費而無所不在則吾當有以致察乎其用而不可使有一毫之不盡知道之體隱而無所不在則吾當有以致養乎其體而不可使有一息之不存不然則是道雖不可離而私欲閒之吾實離乎道矣此君子所以戒懼而謹其獨也又謂章句云費隱是申道不可離之意然道不可離是無時不然此是無物不有恐不是以此申彼首章性道是說自家底此章費卽道隱卽性是萬物公共底

此說前段分明與章句無異後段又自背之合而觀之不唯可見自相矛盾之失抑亦可見是非得失之真至若後段所言之差則已於前屢辨之矣唯自家公共之分別則異乎吾所聞也知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者詎容以此為同

異邪

通引熊氏曰此章有个大小費隱四字大處有費隱小處亦有費隱輯釋亦引之

此意不明且似有病若曰大處小處皆是費而隱而隱在費之中則庶乎可耳

第十三章以人治人通引袁氏曰不曰我治人而曰以人治人我亦人耳人道不離吾身亦不離各人之身吾有此則人亦有此則以則取則天則自然非彼柯假此柯之比也輯釋亦引之按章句曰若以人治人則所以為人之道各在當人之身初無彼此之別故君子之治人也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味此意正如程子說覺後覺後知以為及彼之意亦非分我所有以與之彼皆自有此理我但能覺之而已之意相

此彼子無著似行

類袁氏既謂不曰我治人又謂我亦人耳既謂人道不離吾身又謂吾有此則句句以已對人而言但以以則取則之言繼之上則字分明指在已者言下則字分明指在人措辭不瑩反若與彼柯假此柯之比者無異正與章句若相反然者請者詳之

彼改而止饒氏謂言治之不過其則也又謂且如人不孝得他改而從孝便足矣如何便去十分責他便如堯舜之孝蓋其人去道已遠了得他改卻有漸進之理通謂以眾人望人不敢遽以聖人責人也輯釋亦引通

饒氏與通之意可以發明章句以人望人之說乎曰不可可以發明或問遽欲盡道以責於人吾見其失先後之序違緩急之宜之意乎曰亦不可何則蓋章句之所謂眾人非庸眾

之眾雖堯舜之聖亦眾人中之人耳正如詩所謂庶民之意  
改非畧改而不必至於至善之謂若但畧改而卽止則孝不  
必十分孝忠不必十分忠皆可止邪殊不思雖堯舜之孝亦  
不遠人之道爾孝未至堯舜便是為子之道有所未盡改雖  
亦勝似不孝者又如何便自以為足中道而止得所以雖夫  
子之聖猶自謂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夫子豈未能畧改  
者也又豈可止而不止也邪雙峰每有此議論如說止至善  
說格物之類是已以此見得二說不可以發明章句之意也  
或問所謂先切身而後不急乃行遠自邇升高自卑之序與  
不可盡道以責於人者蓋以語道之全則有萬不同其間有  
緩有急人倫日用之常行者其急也天地聖人之所不能盡  
者其緩也

為道皆先急而後緩耳以饒氏說較之則譬言

如斯道之用當有十件每件之中又有十分以十件言之則有緩有急或問之意是欲人先其十件中之當急者非謂每件之中不必盡十分也以十分言之則盡得十分方是至善方可謂之能改方可以言止饒氏之意是欲人於每件之中改得一二分亦可止改得三五分亦可止不必到十分然後可止也以漸而進固有此理但說止字未得以此見得二說亦不可以發明或問之意也讀者詳之

饒氏謂施諸已而不願二句是恕之事君子之道四一段是忠之事庸德是孝悌忠信之類庸言即所責乎子臣弟友之類先言恕而後言忠語意尤有力輯釋亦引此說

雙峰以勿願勿施二句為恕之事與章句意微異語錄辨此已詳通者兩存而不為折衷何也蓋恕因忠出忠因恕行初

無二致盡己之心在內本不可見善觀者卻於推己之際觀之則盡己之意可見矣且如施諸己而不願不願之心固非有不真實者是則不願者己之真心也此真心非忠之未發者乎及其推以及物亦卽以此不願之真心而勿施之則發於己者豈有一毫之不盡乎此卽忠之因怒見者然也以己之不願者推之而勿施於人此則怒之由忠出也章句合忠怒而言至矣饒氏蓋未之思也饒氏又以君子之道四一殺為忠之事此則別有愚見當續論之庸德之說亦然若夫以庸言為所責乎子臣弟友之類則恐未然章句凡己之所以責人者皆道之所以當然也故反之以自責而自脩焉今曰庸言卽所謂責子臣弟友之言則是以己為當然之道有所未能而遂不敢盡以當然之道責之子臣弟友此正是范氏



以恕己之心恕人之誤曾謂聖人言之乎要之只是於當然之道有所未能則不敢易言之耳通者盡撫饒說以為己意既辨饒則不必辨通矣

饒氏謂此忠恕是夫子告曾子以一貫而曾子告門人以忠恕而已矣之意子思又得之曾子故於此發明之蓋忠恕二字說得濶做得徹便是一貫通者亦竊此意以為己說

此已於論語一貫忠恕章辨言之此不再述

饒氏謂章句云丘未能一者聖人所不能竊疑丘未能一孔子之謙辭也似謂子思所謂聖人有所不能小異

按論語志學章句集註有曰聖人非心實自聖而姑為是退託也後凡言謙辭意皆倣此知此則雖謙辭亦不害其為誠心况如舜之孝猶以事親自知不足為心夫子心即舜之心

也嘗謂聖人謙辭皆實無此心而虛有此言乎哉章句何可疑之有

饒氏謂此段是夫子責己勉人之意前四語是責己庸德之下是勉人

竊意此段皆是夫子責己自勉之辭而教人勉人之意在其  
中上曰四者未能責己之辭也此便如若聖與仁則吾豈敢  
之意皆聖人不自聖之謙辭也苟未能而遂已焉則亦徒責  
而已故以庸德以下以見自勉之意便可見不以不能而遂  
已必求至於能而後可之意此便如抑為之不厭之意皆聖  
人純亦不已之誠心也合而言之則可見聖人不自滿足終  
日乾乾意矣聖人尚爾况學者乎則其教人勉人之意亦豈  
必外此而他求哉

君子胡不慥慥爾章句言君子之言行如此豈不慥慥乎贊美之也通云胡不二字卽盍字

按盍者何不之謂何不謂章句豈不之意不同何不是未能如此而責其何不如此之辭豈不是既能如此而贊其能如此豈不為美之意言行相顧蓋是已能如此而非未能如此者故章句云然通者不詳文勢但欲章句之意以合於饒氏勉人之說殊不知實不得饒氏之意而徒失章句之旨也

全章之旨

按饒氏頗疑章句張子之說分作三截不相貫串故其所自為說者多與章句不同其閒顯然差失者愚已標出辨之於前矣其有與章句相似者則亦在所不抄其有雖非章句正意而亦近人情若可備一說者則錄之於左仍采語錄與之

抄  
按抄字  
有誤

相類者與相附近以備參考其有未備者則妄以愚見足之於末以求正於知道者云

子曰道不遠人云云不可以為道

章句至矣

詩云伐柯伐柯改而止

饒氏謂此引詩而說之以明道之不遠於人而人不可遠以為道者如此又謂以此引頭緊要處只是說忠恕違道不遠又謂以人治人只是借此來證不可遠人以為道而為下文張本不須別作一條說中庸自首章至此皆言自治之事直至二十章以後方說為天下治人之事

按首章以眾人望人之說則以人治人之人字是指所指之人而言如饒說則以人治人之人字是指自治者之身言如

折衷全好  
不字生本已書

此則饒雖非章句之意恐亦可備一說蓋上節人之為道而遠人之人字亦是指自治者之身而言饒氏豈非有見於此乎又按語錄推以人治人之義有曰及我自治其身亦不是將他人底道理來治我只是將我自得底道理自治我之身而已詳此則饒氏雖不同於章句要亦朱子所已論之緒餘也竊意道不遠人之人字只是以人對道而言道便是人之理人便是人之身初無以人對己之意下文人之為道而遠人兩人字皆指為道者言可見人即己爾故此兩節人字亦不必以為對己而言可也只因此上有君子二字則似乎此人字對君子言之者故章句順文解義以此為君子治人之事其實上人字是人之道下人字是人之身若只以為君子自治恐亦可通君子以人治人猶曰君子以在己之道自治

其身之意爾下文忠恕卽是以人治人之工夫改是改其待人未能如待己者也至於待人能如其所以待己者則不遠人之道盡矣故當止而不可過有所治也若又不止則便是為道而遠人者之所為反不可以為道矣

忠恕違道不遠

章句至矣饒氏謂此皆不遠人以為道之事而道之不遠於人者莫甚於此故下文卽其事而詳之言竊意忠恕是盡己之心推以及人之事故己不欲而勿施於人固推己也己所欲而以施之於人亦推己也下文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二句是不欲而勿施於人者君子之道四至先施之未能一節是推己所欲以施於人者一反一正皆所以釋此一句之義也

施諸己而願不亦勿施於人

章句曰此忠恕之事也以己之心度人之心未嘗不同則道之不遠於人者可見故己之所不欲則勿以施之於人亦不遠人以為道之事

按章句此節兼忠恕釋之至矣饒氏以此專為恕之事者失之已於前辨之此不再述蓋此一節是不以己之所惡者施之於人聖賢論忠恕皆就拂己處說如夫子之告子貢仲弓亦此意蓋取其易見也知己所惡者勿施則己所欲者自不容於不施矣非但不施己之所惡而已也然則章句自以己之心度人之心以下似可以兼說下節之旨不但可施於此節云

君子之道四云云先施之未能

按字與若行平  
按字與若行平

章句之句讀訓釋至矣

按饒氏以此通下文皆為忠之事者失之竊意此一節亦忠恕  
之事是推己所欲者施之於人也所求乎臣所求乎弟所求  
乎朋友皆是求其待己如己之所欲也以事父以事君以事  
兄以先施皆是推己所欲求於子臣弟友者以及其父君兄  
友也四者皆曰未能可見子臣弟友之職未易盡聖人不自  
聖之心蓋與舜之事親自知不足同一意耳上文己之所惡  
則勿以施之於人足矣此欲推己所欲以及人則孝悌忠信  
之道有一毫未如己之責人者皆不害其為未能此夫子之  
謙辭要亦不害其為聖人不自滿足之誠心也君子之道即  
上文不遠人之道爾道不外乎人倫故以四者言之推己及  
人即不遠人以為道之事忠恕之事無不盡則道不外是乃



則字是六令

考從

為能改而可止矣故張子曰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蓋謂是也若移章句前節自以己之心度人之心至亦不遠人以以為道之事一段置於此節之下以總二節之旨更添而以己之所欲者施之於人一句於則勿以施之於人之下亦不遠人以為道之上仍改亦字為皆字則似極為明備蓋二節皆忠恕節目皆不遠人以為道之事也或疑上節亦勿施於人之人不止指父臣兄友之四者此以己之所欲者施於人但及父君兄友而不他及得無施之有所不周乎曰所宜施而不可緩者亦止於此而已若不先於所急而泛施之其不如墨氏之兼愛者幾希况親戚不悅不敢外交近者不親不敢求遠四者猶曰未能又安敢泛然施於所不常接之外人乎如大學絜矩所惡於上毋以使下之類亦不過無妨害於

彼故彼各得遂其所欲施於父兄之心耳非欲人皆待之如父君兄友也故此二節雖皆忠恕之事而聖賢言之亦不盡詳畧於其間也殆以亦此也夫然則此四者章句但以為責己自脩之事今亦指為忠恕之事抑亦有所本乎曰觀語錄嘗以大學絜矩為此章之證則固亦以為忠恕之意矣况以為忠恕之事亦與章句自脩責己之意無所礙庶乎亦或可

通云爾

庸德之行云云君子胡不慥慥爾

章句至矣饒氏謂庸德如孝忠悌信之類

按饒氏說以庸德為孝忠悌信之類者近之以庸言為責乎子臣弟友之類者未當已於前段辨之此蓋承上二節忠恕之事而言既又推而極之以至於盡道之域也庸德以忠恕

矣

之事為德也庸言以忠恕之事為言也待人有一毫不如待  
己者便是不忠不恕故於庸德不可不踐其實於庸言不得  
不擇其可行忠恕之事難故有不足不足則不敢不自勉以  
盡其所難言忠恕之事易故多至有餘有餘則不敢不自反  
以節其所易至於言無不如其行行無不掩其言則言行於  
是乎相顧而忠恕之事畢矣至此則人事盡天理得由忠恕  
之不遠乎道者以至於不遠人之道而與之一矣此所以胡  
不慥慥之言而贊美之也歟或又以庸德庸言只當承上節  
四未能之意言庸德以四者之事為德也庸言以四者之事  
為言也四者猶有所未能故於德不得不踐其實言不得不  
擇其可耳若上節已之所惡則勿施足故不復申言於此也  
此其德字之意正與雙峰之言有契恐亦可通愚也未能自

信姑記臆見於此以求正於知道者云

第十四章素其位而行章句素猶見在也發明如今人云素來

之意

按素來有從前之意似與見在之意不類見在乃是自今之事非從前意也今日富貴則今日行乎富貴明日貧賤則明日又行乎貧賤此之謂見在觀或問善游氏引舜飯糗被衾為素貧賤富貴之證可見若以為素來則昨日富貴今日貧賤反仍素來所行可乎章句唯如此說素字故以君子無入不自得屬上節為素位而行之事讀者詳之

素富貴貧賤夷狄患難通引倪氏曰順居一逆居三以見人少有不經憂患者輯釋亦引之

逆順之說本饒氏但曰以見少有不經憂患者竊恐未然貧

賤對富貴言雖逆順不同皆常事也患難卽對康寧言夷狄卽對中國言患難夷狄不唯是逆又且事之變者並言四者而常變相半者不過以處常處變皆無入不自得耳常變相半而順一逆三者又不過以處順易處逆難故畧於順而詳於逆耳康寧與中國亦常事之順者耳奚暇言哉若曰以見人少有不經憂患者則是人亦少有不在患難夷狄者邪恐無此理

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發明四素四行字正解首句無入不自得已涵不願乎外意唯自得於中故不願乎外

竊意無入字總上文四素意而言自得字總上文四行意而言此句是包括上文四句之意只當屬之素位而行但素位而行不願乎外二句是反覆相形而言故下句二節亦反覆

相應而言耳然各有所屬又自不可紊也要之發明亦只因以見在為素來故於無入之義有礙不得不如此分節

第十六章鬼神之為德章句為德猶言性情功效饒氏謂云云要之不是如此說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與中庸之為德其至矣乎語意畧一般所謂德者指鬼神而言若只說性情功效則鬼神為德為兩物非所謂鬼神之德也

按此疑一以中庸之為德為證二謂德者指鬼神而言參疑鬼神與德為兩物三者之疑朱子於或問語錄中辨侯氏等說皆已言其如此不應章句忘其所辨之意而析鬼神與德為二也今性情功效之說又不免如雙峰之疑何也竊意使章句而曰德者性情功效也則性情功效正是德之訓釋誠如雙峰所疑矣今章句則曰為德猶言性情功效上兼為德

二字言而不但專舉德字下以猶言二字起之而不但曰性情功效可見鬼神之外別無性情功效性情功效便是為德之意而非所以為德字之訓釋也蓋集註章句凡曰猶言猶云皆非以彼訓此之謂如自道猶云謙辭亦猶是爾然則鬼神之為德便如說鬼神性情功效相似雙峰疑鬼神與性情功效為二恐於章句之旨有未詳也

饒氏謂道是形而上者鬼神是形而下者此章鬼神之費隱以明道之費隱是以形而下者之體用明形而上者之體用也子思以道體至微未易察識故以鬼神之事人所共知者曉人又謂鳶飛魚躍所以發明本章之意指物以形此理之體也鬼神之德又所以發明費隱之意引喻以明此理之實也又曰誠不可掩此理之實自然發明見也

飛

上作考作下

按語錄有曰前章論君子之道此章論鬼神之道鬼神之道便是君子之道非有二也詳此則饒氏謂以形而下者之體用明形而上之體用者非也又按語錄曰此殺上下章恁地說鷦忽插一殺鬼神在這裏也是魚躍鳶飛之意詳此則雙峰以鳶魚為指物鬼神亦引喻者亦非也又按語錄問體物而不可遺曰只是一个陰陽有是理便有是氣便有是物無非實者詳此則饒氏形而上下之分別尤非也蓋鬼神是陰陽之靈處而所以體物如在者卻不可見聞便是體之隱處此費隱即道之費隱耳何可以形而上者分哉且如鳶魚豈不是物鳶之飛魚之躍亦是只氣未可謂之道然鳶必戾天而不及淵魚躍必於淵而不上天這便見道此之用自然而然處即此推之則鳶之戾天魚之躍淵既是道之費處鬼神



之體物如在何獨不得為道之費處鳶魚飛躍之所以然而不可見者既是道之隱處鬼神體物如在之不可見聞者何獨不得為道之隱處讀者豈無見於此况雙峰既以鬼神為形而下者矣卻又以誠為理之實理非形而上者乎此正如侯氏分鬼神與德而言之失已經朱子所辨者雙峰前以此疑章句既不審矣而不免躬自蹈之讀者合或問紀聞而觀之可也雙峰指物引喻之分別正與大學說心在是借粗以明精未便是心正者相似皆是穿鑿之見不可不察竊觀中庸一篇凡有引喻所在未有不明言之者如行遠自邇升高自卑與天地之持載覆幬四時日月之錯行代明一則曰譬言如二則曰譬如豈有以形而下者喻形而上者乃不明言其取譬喻之意也抑不知識者以為如何

饒氏謂章句以體物為費者不然體物不遺言其實也齊明盛服以下方是說費

費是用隱是體體物不可遺正是鬼神之功用如何不是費輯講問此章鬼神本是說隱章句卻引程子造化之迹而言既曰迹則不可言隱饒氏謂程子之言別有所指朱子引之於此則粗了

饒氏別有所指之說蓋謂以易有言鬼神處有言神處故如此分別然則所謂鬼神與易中所謂鬼神不同邪天地不知果有兩樣鬼神否只因雙峰以鬼神之德為形而下者故無以答問者之疑只得歸咎於朱子之不當引耳卻不思問者所謂此章鬼神本是說隱者本非經旨蓋此章鬼神是兼費隱說然則為造化之迹者便是體物如在處此固是費而所

以為造化之迹者便是不見不聞處豈不是隱雙峰不知以此答之而歸咎於朱子之不當引過矣

發明引饒氏曰子思似知後世有佛道空虛之禍特特地說出一誠之不可掩蓋佛老底亦微然只是虛空無誠之不可掩一節此其所以為異端

子思不過以此明費隱無非實理之意未必逆知佛老之禍而預此而為之防也自古聖賢格言何者不切中後世之弊不必如此臆度之也

章句曰此一章兼費隱包小大而言饒氏謂此章貫前後六章之旨章句謂包大小管見謂包字似不若貫大小

朱子下一包字其意甚廣蓋事事物物莫非斯道之用前後六章雖說費之大小而所該有限故此一章說費處初不分

大小其言體物不可遺所該極廣凡天地間道之用處無小無大莫不包於其中固非專主前後六章而言也但前後六章費之小大亦包於其中爾若以貫字易之則狹矣

發明曰此章包大小者體物不可遺所該甚大以承祭祀士庶所祭亦是祭祀茲非小歟

按叢說於二十章亦如此說包字蓋不達包與兼之義不同也二字之失兼包之義皆當於彼章辨之

第十七章舜宗廟享之發明宗廟亦是舜子孫宗廟舜設為神明享其中取盛德必百世祀是也又取真氏曰舜以聖德居尊位其福祿上及宗廟下及子孫所以為大孝

按宗廟之說發明與真說不同以下章宗廟享之之下即繼以追王上祀之言觀之真說當矣如發明之說則夏孔甲商

武乙周幽厲既沒之後何嘗不在宗廟中享祀邪亦以為大孝可乎真說正得廟焉而人鬼享之義又何疑乎

必得其壽章句舜年百有十歲發明引陳氏曰得壽不但百有十歲宗廟享子孫保亦得壽之類

陳說求竒牽合非經註旨發明以其可與盛德百世祀之類相近故引之耳其實未必然也

章末章句曰此由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至見道之用廣也通謂庸行之常筆悞當作庸德之行蓋上章言庸德而此章言舜大德下章言文武周公之德皆由庸德推之以極其至也

筆誤之說將有所考也抑自意之邪朱子平日極精細不應於此有悞况後更定不一果悞豈有不知之理縱未及改亦安得無一言及之而及門高第亦皆不之覺何邪意者前言

庸德之行駢結工夫在行字上下曰言顧行行顧言又可見  
行之為重故此不曰庸德而曰庸行耳常字對下句至字又  
有意味通只因欲得德字以類相及故以朱子為筆悞耳政  
恐未必然

章下章句曰此由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至見道之用廣也發  
明庸行之常孝也推之以極其至大孝也

庸行之常固指孝言恐亦是以十三章庸德之行與此對說  
以見費之小者推之以極其至即所以為費之大也故曰見  
道之用廣未知然否

第十八章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章句曰至於太王實始  
剪商節齋蔡氏曰太王雖未有翦商之志然太王始得民心王  
業之成實基於此

後字此替後

折在事後補

自成文公之德追王  
上祀見得武王老不暇  
及後周公

蔡說與論語泰伯至德章集註相反饒氏以下蓋皆蹈襲其  
意以立異於朱子已於彼章辨之此不再述

武王末受命章句末猶老也叢說末猶老也終也蓋自太王王  
季文王累世積德累功最後至武王始受天命如此說末字則  
與上下文都相貫穿訓末為老恐未安蓋武王之齡古書不一  
叢說固亦可通但章句所以訓末為老者蓋以下文即言周  
公乃成其志也武王之齡古書雖不一然以金縢考之則武  
克商不多年即崩亦自可見况叢說之意已該在上節武王  
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一戎衣而有天下處此所謂武王末  
受命一句不是結上節意只是引起下文周公追王上祀之  
意而言耳然則末字從章句之訓何未安之有

第十九章達孝章句言武王周公之孝乃天下之人通謂之孝

猶孟子之言達尊也輯講問於舜言大孝於武王周公言達孝何也饒氏曰舜之孝是指充極一家者言武王周公之孝是指其放乎四海者言達者是承上章三個達字而言舜卻只孝一家到武王也只做舜之孝時周公便推得濶能推吾愛親之心而致為喪祭之禮以通乎上下使人人得致其孝故謂之達孝所謂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此天子之孝是也通於上章之末曰云云此章之末數達字所以有下章之首一達字叢說亦如此說達字輯釋亦引輯講及通之說

或疑雙峰言大孝之旨如此與孟子集註有異蓋中庸與孟子言舜之孝所以大處不同雙峰只以中庸之言意之是矣不必疑之但其說達字之義與章句異則疑耳蓋此下文有夫孝也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一句若是他人善繼



善述無大聳動人耳目處天下安得通稱之哉唯武王周公  
善繼善述事功極盛如武王承前緒以有天下周公承文武  
之德以追崇其先祖又制為禮法以達天下傳之後世此其  
繼述皆非常人所及所以天下後世人皆知其繼述之為  
善故皆稱其孝而無異辭此所以謂之達孝耳章句訓釋無  
以加矣唯雙峰只以承上章三達字為達故有舜卻只孝一  
家之言然則舜之孝反不及武王周公之孝邪惟只以制禮  
通上下為達故又有武王也只做得舜之孝之言然則經以  
武王與周公並稱為達孝者非歟至曰德教加於百姓刑於  
四海之意說孟子大孝之旨則庶乎近之通與叢說皆是勦  
雙峰之意以為已有輯釋引之而自無所言蓋亦以其說為  
勝於章句而取之耳不知識者以為然否

春秋脩其祖廟發明引朱伸曰此以下併前章論喪葬之禮皆脩道之教也

一篇之中無往而非脩道之教獨以此當之狹矣

郊社禘嘗通謂周公制為禮法未嘗不過上下之情亦未嘗不嚴上下之分祀先之禮通上下可行事上帝唯天子得行之故特以先後言之明乎郊社之禮胡為先郊而後社郊唯天子行之社則上下可通行也明乎禘嘗之義胡為先禘而後嘗禘唯天子得行之嘗則上下可通行也但言周公制禮如此而不足於魯之意自見輯釋亦引之

此因河東侯氏之說而推廣之也侯說朱子不存於章句或問恐不當述之以為說也且郊祭天社祭地天尊地卑故先郊而後社爾禘大祭嘗時祭禘大嘗小故先禘而後嘗爾此

皆當然之序不得如此不知有何可疑今既曰胡為先郊而後社又曰胡為先禘而後嘗疑問之意若可駭異然者及至說出所見不過如此今亦不在多辨不知假使聖人無不足於魯之意則又當以先社後郊先嘗後禘為序也况既曰祀先之禮通上下皆可行又曰惟天子得行之然則禘非祀先之禮乎此皆措辭不瑩之故亦不足深辨也

通謂右自費隱章至此為第四大節輯釋以此為饒氏說亦引之於此

按章句以自第十二章至第二十章為一節皆說費隱通乃此分節截問政一章終十二章之意者于後而不之屬此豈朱子意也迹其說之所自來卻是饒氏之意通既勅為已有又泯其所自來之迹而不之顯使讀者驟觀反若發明朱子

之意而實則不然其誣先覺悞後學之罪又過於饒氏饒氏  
本以六節分全篇之旨通皆取於已况前二節與章句無甚  
異處故不之辨自此第五節皆與章句不同故不得不畧言  
之其是非得失已於篇首辨饒處詳之此不再述

第二十章故為政在人取人以身章句曰此承上文人道敏政  
而言也家語作為政在於得人語意尤備人謂賢臣身指君身  
饒氏謂為政在人此人字通上下包君臣而言取人以身之人  
字卻指在下之人作家語者不曉此便改之為政在於得人不  
知上面人存政舉底人亦專指在下之人乎

按上文先曰人存後曰政舉此人字自是包君臣無疑此則  
先曰為政後曰在人文勢政自不同為政必有主其為者非  
君而誰下文身字即是指為政者之身而言耳既曰為政又

曰取人蓋曰人君為政在於得賢人而取人之則卻又是在君之身也然則此人字只指賢人而言可知况此節四句皆粘一字相連成文取人之人便是在人之人脩身之身便是以身之身脩道之道便是以道之道以此推之則下文身字道字皆無二義不應此二人字頓有不同也然則此人字不包君臣又可知矣且朱子取家語之語意尤備而饒乃謂作家語者不曉此然則非謂家語不曉乃謂朱子不曉特微其辭耳饒氏輕於非議前哲如此多見其不知諒也且於得二字安知非王肅作家語時別有據不但取之中庸而增損之耶但自家語既作之後而彼不復存耳推此則通天下達道五以下皆為一時問答之辭亦未必皆無所據盡為肅自附會如雙峰之所疑也且王肅去夫子之世已七八百年若本

無此二字而肅自增之本非一時之言而肅自合之則後世固可欺罔當時之人必有非議之者而其書不得傳於後世矣何待雙峰而後能疑之也不知識者以為如何

脩道以仁發明脩道以仁如志道據德而依於仁輯釋亦引之竊意章句既以道為天下之達道達道非君臣父子之類乎如此則仁便是三達德之一知勇皆不過欲始終成就此仁而已脩道以仁即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之意引志道據德依仁為証似不相當蓋脩道以仁即是有資於人以脩道之謂取人以身脩身以道意皆類此若志道依仁乃是先志道而后可以依仁引來証此反似以道脩仁然者殊不思中庸此言乃是逆推用工之所本論語彼章乃是順序効之所至初不可引彼以証此也覽者詳之





温州

温州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